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十三)

Occasional Paper No.33

趙弼及其《效顰集》研究

ON ZHAOBI AND HIS XIAO PIN JI

陳國軍 著
By Chen Guojun



饒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三十三)

Occasional Paper No.33

趙弼及其《效顰集》研究

ON ZHAOBI AND HIS XIAO PIN JI

陳國軍 著
By Chen Guojun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本文已通過專家匿名評審
This paper has passed peer blind review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編輯委員會

顧問：饒宗頤教授、李焯芬教授
主編：鄭焯明博士
執行主編：龔敏博士
編委：黃杰華博士、羅慧小姐、陳德好小姐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 Professor Jao Tsung I, Professor C F Lee
Chief Editor : Dr Cheng Wai Ming, Peter
Executive Editor : Dr Kung Man
Editors : Dr Wong Kit Wah, Miss Luo Hui, Miss Chan Tak Hou

內容提要

趙弼及其《效顰集》，是明代初期重要的作家、作品，是明初傳奇小說創作由「重情」向「重理」敘事風格遽變的標誌性作品，也是明代風起雲湧的「剪燈類」小說或「詩文小說」的代表作品。本文以實證考據為根本，以趙弼生平行跡為經，以《效顰集》文本為緯，力圖全面描述明初歷史語境下作家創作的內在動機，揭櫫小說文本內蘊，探索《效顰集》的版本嬗變，挖掘小說敘事風格的成因，確立小說作品的歷史定位。

Abstract

Zhao Bi is an important writer of the early Ming and his *Xiao Pin Ji* an important work of the time. The book is a symbol of the drastic change that legend fiction writing of the early Ming shifted its narrative style from “Emotion-biased” to “Rationality-biased”, but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em-prose-fiction wave of the Ming. This study takes a textual approach to the life of Zhao and his *Xiao Pin Ji*, aiming to provide a full picture of the intrinsic creative motivation of the writer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arly Ming. The study also looks into the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history of edition variation, the original cause of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book.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4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目的	4
第二節 研究現狀.....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操作方式	13
第二章 趙弼生平行跡考索.....	15
第一節 趙弼的籍貫與生卒年	15
第二節 趙弼的仕宦經歷	19
第三節 趙弼著述考略	27
第三章 《效顰集》的內涵、類型及影響.....	44
第一節 作品內涵與創作時間： 以敘錄為方式.....	44
第二節 《效顰集》來源與分類	67
第三節 《效顰集》的影響	71
第四章 《效顰集》的敘事策略.....	76
第一節 《效顰集》的敘事風格	76
第二節 《效顰集》敘事風格的成因	79
第三節 《效顰集》的敘事策略	85
第五章 結論.....	94
附錄 趙弼簡譜.....	9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目的

趙弼（1364-1450）是明代初期重要的史學家和小說家。他創作的《效顰集》三卷，是明代初期文言小說的重要成果，它雖然不是學者所稱贊的所謂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僅次於《剪燈新話》的明代早期模擬唐宋間的傳奇文學的專集」，¹但從明代小說的發展軌跡上言，它是明初傳奇小說創作由「重情」向「重理」敘事風格遽變的標誌性作品，也是明代風起雲湧的「剪燈類」小說，或者說「詩文小說」的代表作品。²本文試圖透過對趙弼及其《效顰集》的個案研究，確立趙弼《效顰集》作品的歷史定位和文學價值。

小說作者，是作品文本的創造者。文本所呈現出來的敘事個性，即小說文本內蘊和書寫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是小說家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敘事策略、創作動機的集合體認，是小說家釋懷寫心的主觀物化。小說作者研究，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氛圍中，盡可能地把握作

¹ 吳曉鈴：〈關於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吳曉鈴文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7頁。從明代小說史的發展實際來看，《效顰集》的文學成就，無疑是無法與李昌祺《剪燈餘話》相較。吳曉鈴的這一觀點，至少表現出他對《效顰集》的個人偏愛。

² 陳國軍：〈明初傳奇小說創作的重振與新變〉，《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第一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頁。

家的生平行跡，探討作品形成的獨特機制，分析文本的貢獻、經驗和教訓，考察作家作品的藝術個性、流派地位和嬗變影響，構建全面把握作家作品的研究平臺。

第二節 研究現狀

自《效顰集》問世，對小說文本內容、藝術品格、影響價值等方面的評論或研究，偶見記載。以時間的自然流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明清時期：以「文辭」和「義理」為中心的價值判斷

明清文人對趙弼《效顰集》的評價，主要集中於小說的「文辭」和「義理」。最早對《效顰集》進行評價的，是趙弼的上司潘文奎和王靜。潘文奎（?-1435）曰：

雪航趙君輔之博學而雄於文……性好善嫉惡，嘗於授經之暇，摘取古今忠良邪佞、廉暴淫慝，與乎儒釋仙幻之說，撰為傳記。或立言以著其節義行，或寫事以斥乎奸回，或託辭以明乎報應，或據理以辯乎異同。其類不一，而足褒善貶惡，彰顯闡

幽，皆得乎好惡之正。³

王靜在〈效顰集序〉中稱：

嘗觀昌黎韓子、柳宗元、秦少游諸公作〈送窮〉、〈乞巧〉、〈瘧鬼〉諸文，始知前賢吐胸中之奇蘊，遊戲於翰墨云爾，抑以寓箴規之意於後人也。宋世洪邁作《夷堅志》，元時郭霄鳳作《江湖紀聞》，近觀山陽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多述其事，以發其志趣而形諸言，故有□（典）實華麗之不同也。南平趙輔之先生嘗著《效顰》一集，備述古今人物忠良邪正、善惡應報之事，辭雖類乎稗官傳奇，而寓勸懲之意於其中，誠有益乎世教。余玩閱累日，深加歎賞。竊評之曰：「洪君之《志》，典雅而事實；郭氏《紀聞》，直言以記事；瞿氏《新話》，雖文藻豔麗而頗傷於淫誕，有識者嗤之。」吾輔之先生《效顰》一集，立意嚴正，□（文）辭雅贍，兼諸子所長而有之，尤□無淫放之失也，其於褒善貶惡之意，則又遠過前作矣。⁴

³ 〔明〕潘文奎：〈效顰集序〉（宣德六年，1431），《效顰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6冊（趙子伯嘉靖家藏二卷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304-305頁。

⁴ 〔明〕王靜：〈效顰集序〉，轉引自崔溶澈：〈朝鮮刻本《效顰集》的版本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04-305頁。朝鮮刻本王靜〈效顰集序〉與趙子伯嘉靖家藏二卷本王序文字差異頗大，此處所引王靜〈效顰集序〉，出朝鮮刻本。

前者從個性、取材、文辭及社會價值等方面，對《效顰集》給予了恰當的評價；而王靜則在宋洪邁（1123-1202）《夷堅志》、元郭霄鳳《江湖紀聞》及明瞿佑（1347-1433）《剪燈新話》的歷史座標下，給予了朋友所謂「立意嚴正，文辭雅贍，兼諸子所長而有之」、「其於褒善貶惡之意，則又遠過前作」的溢美之辭。

嗣後，孫緒（?-1524年以後）《沙溪集》卷一三，則從作品內容、作家學識，以及自身對小說的態度，作出了全面否定：

宣德中南平趙弼，成化、弘治間山西丁伯通、餘杭周禮，皆敢於著述。其所謂《通鑑廣義》、《續綱目發明》、《雪航膚見》、《效顰集》諸書，膚淺卑陋，直可付之一火。⁵

《效顰集》固然有其藝術上缺失，但在明代小說家的眼中，它卻有着不可掩飾的光芒。陶輔（1441-?）〈花影集引〉以「持正去誕」對其主旨和創作趨向給予了積極、正面的評價：

予昔壯年，嘗得宗吉瞿先生《剪燈新話》、昌祺李先生《剪燈餘話》、輔之趙先生《效顰集》，讀

⁵ 〔明〕孫緒：《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133頁。

而玩之，其間有褒善貶惡者，有托彼喻此者，有假名寓意者，有舞文為戲者，有放情為欲者。大率三先生之作，一則信筆弄文，一則精巧竟前，一則持正去誕，雖三家造理之不同，而各有所見，然皆吐心葩，結精蘊，香色混眩，鬼幻百出，非淺學者所能至也。⁶

陳霆（約1477-1550）《兩山墨談》卷一四所云：「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詈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者。」⁷ 則較為全面地指出了此篇小說的主旨、文法和來源。而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湖梅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⁸ 雖有為白話小說張目之嫌，但也指出了《效顰集》對《金瓶梅詞話》本身創作的影響。

⁶ 〔明〕陶輔撰，程毅中點校：《花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頁。

⁷ 〔明〕陳霆：《兩山墨談》（天津：天津圖書館，明嘉靖十八年〔1539〕李燦刊本），第76頁。

⁸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應該說，趙弼《效顰集》與明初瞿佑《剪燈新話》、李昌祺（1376-1452）《剪燈餘話》等傳奇小說一起，相當出色地完成了志怪傳奇小說在明代初期繼往承來、續絕承亡的艱巨使命。三部傳奇小說集續既絕於一線，復墾域藻繪，造意創新，使得志怪傳奇小說，在明、清兩代，再次成為小說家族中的華彩篇章，明初三部「剪燈」小說，起到了傳宗接代的巨大價值。這一價值的體現，對唐宋傳奇小說來說，是久而不行的傳奇小說，在明初重新回歸人們的視聽，儒林與市井對傳統的傳奇小說在閱讀和創作上，再次充滿了興趣與衝動；而對明清以還的小說實踐，包括白話小說，如《金瓶梅詞話》等都有着一股有形的昭示和實際的規劃之功。⁹

在明清收藏家和目錄學家的眼中，《效顰集》則是一部「義理」勝於「辭章」的小說。如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部·小史》所說：「《效顰集》三卷……言寓勸戒，事關名教，有嚴正之風，無淫放之失，更兼諸子所長，文華讓瞿，大意迴高一步」；¹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五四小說家類存目二，以及丁丙（1832-1899）《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均言：「《效顰集》三卷……是編皆紀報應之事，意寓勸懲，而詞則近於小說。」¹¹

⁹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緒論》，第4頁。

¹⁰ [明]高儒：《百川書志》（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89頁。

¹¹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7〕刻本，1995年），第435頁。

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話本探源為目的的研究

由於〈鍾離叟媼傳〉、〈續東窗事犯〉以及〈木棉庵記〉等三數篇經典小說作品，《效顰集》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走入現代研究者的視野。孫楷第（1898-1986）《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卷六的敘錄，算是撩起了《效顰集》神秘面紗：

文二十六篇，雜記宋末元末及明洪武、永樂、洪熙三朝軼事，而以元至正間事尤多。據弼自序，謂書之作以續洪邁瞿佑二家之後，而文采殊遜。其中大部分只可認為艱拙的散文，不得謂之小說。最可注意者，為中卷之〈鍾離叟媼傳〉、〈續東窗事犯傳〉及下卷之〈木棉庵記〉。〈鍾離叟媼傳〉記王荊公事，與《京本通俗小說》之〈拗相公〉無一不合，幾若一人以雅俗兩體演成者。〈續東窗事犯傳〉，明朝中葉通俗雜書多錄之，《古今小說》所演亦同。賈似道木棉庵事宋南戲有之，《古今小說》亦有〈木棉庵鄭虎臣報冤〉。此三篇均與話本有關。¹²

¹²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114-115頁。

但日本內閣文庫的皮藏，畢竟只有少數學者得以窺見它的面目，中國學者在很長時間內對《效顰集》的探究，都是對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和《小說旁證》的援引。¹³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刊行校點本，使得《效顰集》真正走入普通學者的案頭。鑒於當時研究界現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結論，幾乎就是小說話本研究者的共同結論：

其實，集中大部分是散文，並非小說。只有〈鍾離叟媪傳〉、〈續東窗事犯傳〉、〈木棉庵記〉三篇，有小說意味。這三篇和宋元話本及明末擬話本的題材相同。〈鍾離叟媪傳〉即《京本通俗小說》之〈拗相公〉，〈續東窗事犯傳〉即《古今小說》中的〈遊酆都胡母迪吟詩〉；〈木棉庵記〉即《古今小說》中的〈木棉庵鄭虎臣報冤〉。看來，趙弼的才情，似不可能寫出情節曲折的傳奇文，證以《效顰集》中其他各篇的筆調就可明白。所以，這三篇傳奇文當是直接採取宋元話本故事情節增刪移易而成。這正好說明，不但傳奇文影響了文人對擬話本的創作，宋元話本也影響了文人對傳奇文的創作，

¹³ 如譚正璧《日本所見中國佚本小說述考》中所敘錄之《效顰集》就是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相關內容的轉販。譚正璧：《日本所見中國佚本小說述考》（上海：知行編譯社，1945年），第9-11頁。

彼此之間按是互為因果的。¹⁴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小說史框架下的研究

《效顰集》的現代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1980年臺灣賴瑞和《趙弼生平與著述考》¹⁵、1988年胡從經的《效顰集補正》¹⁶、1989年昌彼得《說郭考》下篇《書目考》中的《效顰集》敘錄¹⁷等，算是早期成果。嗣後，1997年臺灣游秀雲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¹⁸、2000年陳大康《明代小說史》¹⁹、2002年韓國學者崔溶澈的〈明代文言小說的朝鮮刻本與傳播〉²⁰、2003年李劍國、陳國軍〈趙弼生平著述考〉²¹、崔溶澈〈朝鮮刻本《效顰集》的版本研究〉²²以及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²³、

¹⁴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07-408頁。

¹⁵ 賴瑞和：〈趙弼生平與著述考〉，《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199-204頁。

¹⁶ 胡從經：〈《幽怪詩譚》和《效顰集》——《聯齋》先聲與騷人之作〉，《明報月刊》第24卷第1期（總277期，1989年1月），第99-101頁。

¹⁷ 昌彼得：《說郭考》（臺北：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388頁。

¹⁸ 游秀雲：《元明短篇傳奇小說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

¹⁹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²⁰ 〔韓〕崔溶澈：〈明代文言小說的朝鮮刻本與傳播〉，《韓國漢文小說研究》（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校，2002年）。

²¹ 李劍國、陳國軍：〈趙弼生平著述考〉，《文學遺產》2003年第1期，第65-75頁。

²² 〔韓〕崔溶澈：〈朝鮮刻本《效顰集》的版本研究〉，第304-305頁。

²³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

喬光輝《明代剪燈系列小說研究》²⁴等，都是趙弼《效顰集》研究接受史上的重要論文或著作。趙弼的生平行跡、《效顰集》的版本、作品內容、敘事風格、影響傳播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論述。

即便如此，現行著作和論文中，關於趙弼生平及其《效顰集》的論述，也不乏舛誤。²⁵ 人們對趙弼的籍貫、仕宦，《效顰集》的版本，以及作品風格等的認知，都有進一步全面研究的必要。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操作方式

構建與古代亡靈對話平臺的惟一途徑，就是盡力悉數研讀他們的作品，努力找尋小說發生的社會、個體機制，戮力勾勒他們的生命軌跡，並在小說嬗變的版圖中為他們定位合適的經緯。也就是說，作家作品研究的本質是一個對作家主體和文本客體的「陌生化」和「複雜化」的一個過程。誠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在〈瓠落的文學史〉中所說：

²⁴ 喬光輝：《明代剪燈系列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²⁵ 如關於趙弼的籍貫問題，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均稱趙弼「福建南平人」。這都是由於明代四川無南平而福建有南平造成的誤斷。參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第698頁。陳文新：《中國傳奇小說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第399頁。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2頁。

如果我們的文學史寫作是圍繞着「重要」作家進行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問一問他們是甚麼時候成為「重要作家」的，是甚麼人把他們視為「重要作家」，根據的又是甚麼樣的標準。如果你能夠把許多先入為主的意見暫且放在一邊，重新思考這些問題，那麼我們自以為已經十分熟悉的文學就會變得複雜多了。²⁶

為此，本文以實證考據為根本，以趙弼生平行跡為經，以《效顰集》文本為緯，力圖全面描述明初歷史語境下作家創作的內在動機，揭櫫小說的文本內蘊，探索《效顰集》的版本嬗變，挖掘小說敘事風格的成因，確立小說作品的歷史定位。

²⁶ 〔美〕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學史〉，《中國學術》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39頁。